



西學東漸第一人

利瑪竇在中國

李韓玲 編著 劉智鵬 註釋

西學東漸第一人

利瑪竇在中國

(1582—1610年)

李韓玲 編著

劉智鵬 註釋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利瑪竇在中國 (1582-1610年)

編著 李韓玲

註釋 劉智鵬

編輯 陳幹持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 (總寫字樓)

電話: 2528 3671 傳真: 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 (門市部)

電話: 2865 0708 傳真: 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 (門市部)

電話: 2367 8699 傳真: 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 2896 3687 傳真: 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 2150 2100 傳真: 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0年7月/ 初版・香港

ISBN 978-988-219-302-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西學東漸第一人

利瑪竇在中國

(1582－1610年)

李韓玲 編著
劉智鵬 註釋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利瑪竇在中國 (1582-1610年)

編著 李韞玲

註釋 劉智鵬

編輯 陳幹持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 (總寫字樓)

電話: 2528 3671 傳真: 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 (門市部)

電話: 2865 0708 傳真: 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 (門市部)

電話: 2367 8699 傳真: 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 2896 3687 傳真: 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 2150 2100 傳真: 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0年7月/ 初版·香港

ISBN 978-988-219-302-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序一：

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年

格施嘉鳳
意大利駐港總領事

要說明這位赫赫有名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對後世的重要影響，實非易事。這位「華衣華服」的傳教士，才華橫溢，同時身兼數學家、天文學家和音樂家。他擁有超凡記憶力，對於中文這種令西方人感到迷惑的語言文字，其暢達的程度可說是前無古人，後來者稀。

首本中葡字典是他和另一位耶穌會會士的力作，同時他也是第一位把中國典籍翻譯成外文並讓西方學者能一窺儒學堂奧的歐洲人。他的第一，還包括把歐基里得幾何學翻譯成中文。1601年，他成為首位獲准在紫禁城居留的歐洲人。按明朝律例，外國人只能葬於澳門，而他是首位破例獲准安葬於北京的外國人。

他為人誠懇、行事磊落，深受士大夫以至一般庶民的愛戴。在華二十七年期間，他以信任、尊重和耐性，建立了他的人際網絡。他不但為中國人帶來了新知識，同時也十分樂意從中國人身上學習新事物。他以謙卑的態度，向中國傳入西方的科學和工藝，並靈巧地「汲取」、學習中國文化的精髓，為西方世界帶來罕有且珍貴的中國掠影。

他無懼同伴、中國信眾所受到的迫害、監禁甚至殺害，仍然一往無前，努力嘗試深入中華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國傳統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觀」。

利瑪竇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開拓者，他的歷史功績，在於他是一位能讓兩種文明產生良性互動的使者。在其眾多的非凡成就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他成就了一位卓越的文化大使。他所建立的東西文化交流的新模式，乃建基於互相尊重和了解之上，而他所傳揚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均令人心悅誠服。這都是因為他並不認定新文化會消滅固有的中華文化，而是會補其不足，令它變得更為豐盛而已。就是因為他的寬廣胸襟，不同的文明才可以互補而不至於產生衝突。

際此全球化的紀元，大家都以為很了解對方，但事實並非如此；偏見、誤解，仍然無日無之。今天，文化衝突的陰霾依然在世界某些角落裏蠢蠢欲動，可見利瑪竇的訊息實在發人深省。

翻譯：黃岐醫生



IL CONSOLE GENERALE D'ITALIA



Preface to the book

Matteo Ricci in China – 1582-1610

It is difficult to exp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egacy of the most famous Italian Jesuit missionary to China. He was a mathematician, an astronomer, a mapmaker, a musician, a man with an outstanding memory and an extremely talented priest who managed to behave as a "Chinese in China", dressing in Chinese clothing and learning the enchanting (but very difficult for a European) language of the "Middle Kingdom", showing a level of proficiency that no other foreigner of that time reached and that few have reached after him.

Ricci wrote, with the help of another Jesuit,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a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 (Portuguese); he was the first to translate Chinese classics and prayers; the first to contribute to the knowledge – among European scholars – of major Confucian texts; the first to translate in Chinese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the first European to enter the Forbidden City in 1601; the first foreigner to be buried in Beijing (whil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Ming dynasty foreigners had to be buried in Macau).

He was respected and loved by cultured people and ordinary folk, who appreciated his way of connecting with others with honesty and transparency. Throughout his 27 years in China he managed to build up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rust, respect and patience. He showed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developed open conversations with all his interlocutors, trying to convince them by opening them new horizons of knowledge and proving to be always keen to learn something new in his turn. In a very humble way, he introduce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in a very bright way he "absorbed" and learne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offered to the West precious and very rare glimpses of what China was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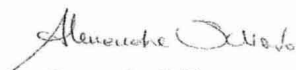
No obstacle managed to discourage him. He suffered the persecution, jailing and even killing of some of the other Jesuits or of the converted Chinese. But he kept on trying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fascina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o gain a deep "access" to its traditions and its "worldview", totally different and very distant from the European ones.

Matteo Ricci was a pioneer and a man of many records, who mark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was the protagonist and facilitator of a true and constructive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And this is, in my opinion - beyond Ricci's many and amazing achievements in such a wide range of fields - the greatest value of his message and of his life: the fact that he was a great master i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that he managed to design a new model of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respec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 fact that he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his interlocutors by presenting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not as something destined to annul the Chinese

one, but as an heritage ready to complement and enrich it, the fact that he conceived – with an incredible openness of mind -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s complementary and not conflicting.

It is a message tremendously valid nowadays, when the spectre of clash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s looming in some regions of the world, an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hen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vinced that they know almost everything – if not everything – about each other, but are still affected by many prejudices and lack of real understanding.

18 JUN 2010



Alessandra Schiavo
Consul General of Italy

序二：

一個人為甚麼要到陌生的遠方？ 怎樣在異域生存和實現理想？

洪清田

【一】

今年是一生在中國傳教的意大利神父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下年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唐朝玄奘（唐三藏）去印度取經，是千多年前的事。

明朝回教徒太監鄭和下西洋（東南亞、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是差不多六百年前的事。

這些古遠的事情，近年又多人提起。

是集體記憶，有集體記憶的意義，但似乎也有新的現實意義。到底，它們和今天的你我還有甚麼關係？它們有甚麼共通之處？「通識」要通這些？怎樣通？

【二】

利瑪竇和玄奘（唐三藏）一樣，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善於「文化交流」的人。玄奘單人匹馬，利瑪竇與一人同行，通過地球這邊和那邊的「文化交流」，推進全人類的

「全球化」。「全球化」基本的意思，是地球上遙遠的地方之間，不同的人 and 事的很多東西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借鑒，趨於一致，某一程度的同化。但仍不是、不可能是完全一樣，各地仍保留一些自己的特色。

之前幾千年，有無數的人促進今天我們視為稀拉平常的「全球化」，但利瑪竇和玄奘可能是最成功的。過去和今天，有些人「走出去」是有意和自覺的，做了一生的大選擇，更多的人無意和不自覺，做了也不知，都沒有留下名字。但利瑪竇和玄奘他們留下偉大的名字和豐富的經驗，光芒照耀今古。

玄奘偷渡出境去印度學佛學，利瑪竇偷渡入境來中國（當時是明朝）傳播天主教。玄奘背着沉重包袱，走幾年的沙漠路，幾次險象環生；利瑪竇坐幾個月的船，繞過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

孫中山生於廣東，到香港及美國求學，走遍英美和日本取經，向海外華僑宣揚革命和籌款，回中國搞革命和建國。

陸上和海上，路是先前沒有人走出來的路。很多人走前人走過或未走過的路，很多人半途而廢，更多人從此無影無蹤。

「走出去」走上「不歸路」，是正常多於例外。

【三】

幾百年前，科技和交通工具不如今天發達，中國和西方相隔很遠。中國之內、西方之內的社會、地區、國家和民族、文化也相隔很遠，很難「走出去」。

絕大部份人沒有離開出生的一帶，一生都活在同一語言通行和相似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的範圍內。很少人這樣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遙遠的地方，由一個國度去另一國度，面對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不同的氣候水土、文化、宗教、教育、政治、經濟、科技、醫藥、藝術、思想感情和禮貌儀式。

幾百年前和現在一樣，同一地區和環境範圍內，熟悉的氣候水土、語言、衣食住行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教育、政治、經濟、科技、醫藥、藝術、思想感情和禮貌儀式，給屬於那裏的每個人生活方便、安全和穩定，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互相支援、肯定存在的意義。

比方，意大利給意大利人生活方便、安全和穩定，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明朝給明朝的人生活方便、安全和穩定，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中國北方中原給當地人生活方便、安全和穩定，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南方閩粵給當地人生活方便、安全和穩定，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

【四】

更重要的，是你熟悉、喜愛和認同的環境（例如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裏的一切，由過去到現在，以至將來，決定了你的文化身份、社會地位、人生意義和價值，以至榮辱生死。它們不知不覺、自自然然形成「我是誰」/「你是誰」、「我是甚麼」/「你是甚麼」、「甚麼是我」/「甚麼是你」……

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就像你的一個「殼」，在裏面可以安全生活和建設、想像和幻想，大家互相明白、認同和容忍。

「在家百日好，出外半朝難」，但歷史上總仍有些人似乎是「拿苦來辛」，像利瑪竇和玄奘及孫中山由地球的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由一個國度去另一國度，幾乎走到世界的盡頭。

．一個人為甚麼要到陌生的遠方？

【五】

沒有車，沒有郵（遊）輪，更沒有飛機、太空船。騎馬，坐牛車，騎駱駝，坐木船，或自己徒步，一步一腳印。

地球無限大，海洋和大陸無限大。個人或集體的生命

都很微小，很脆弱。

每一步都走向未知，走向生命的關頭。

風險無限大，無限多；機會無限大，無限多。

因為生活或生存所迫，因為自己不能抑止的好奇和慾望，因為外來和內心不能抑止的感召，因為人類自己不能明白的動機。

被迫的，自願的。自己被自己迫的，逼別人的。一個人或聯群結隊。

去買賣貿易，去打仗或打工，去搶殺掠奪，去旅遊，去探險，去探索和研究大自然及人類，去觀察和學習其他社會，去傳教，去移民，偷渡逃生避難，開拓新疆域……

【六】

你那個安穩舒適的（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的「殼」，給你的生活和生命提供慣性的熟悉、安全和認同，但慣性也是惰性，固定範圍組成的空間、相同人和事組成的時間也給你的生活和生命限制和壓力，限制和壓抑你，也限制和壓抑這些「殼」本身，不容成長，拒絕變遷。

慣性和惰性都是生命順暢的體現和良好感覺，也是生命的暈眩和昏迷，扶起矯無力。人陷在無邊無垠的混沌謎團裏，天地人合一，忘情忘我，也無風雨也無晴。

「變」是生命，「生命」在變。不變是死亡，只有死亡才不變。

「變」是「現在」和「過去」的死亡/消失和「將來」的誕生，但「現在」和「過去」的死亡/消失是肯定的，「將來」的誕生卻是不肯定的。

一個「殼」比較安全展現生命的「變」有兩種。第一種的「變」是同一同質的熟悉、安全和認同本身不斷自我神聖，向上精尖發展，無限要求純粹化，清除雜質異端，排外排他；排除你，也排除一切雜質異端。第二種是慣性和惰性的膨脹，一切是已知全知全能，沒有未知和缺失不足，生活和生命就是重複已知的神聖，排除這些「殼」向未知進發。

這兩種「變」合一，自我無限封閉又自我無限膨脹，「變即不變、不變即變」、「萬變不離其宗」。「殼」已不「殼」。

固定範圍的空間和相同人事的時間長久不變而構成的那些「殼」，難免興衰交替。

衰時，缺失與不足湧現，你不滿或不能活命，要走出去闖，找生路，以至回來再改變原來的「殼」。

興時，你的（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那個「殼」，有美妙神聖的東西，你滿意，「己所欲、施於人」，要和天下共享，讓天下萬人活

命，要走出去傳播，為普世找生路，普天同慶，把原本的「殼」擴大成為全世界。

有方法去，沒方法也去，一邊去一邊創造方法，「走出去」。

這就是歷史的必然性。

【七】

走出去，背上和手上帶出去的很多，腦中和心中更多，對自己和後世的影響更多更多。

有帶出去的，有帶回來的。

這就是「文化交流」。

帶出去的好好壞壞，帶回來的好好壞壞。

「文化交流」是人與人、國與國、宗教與宗教、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來來往往。帶出去好好壞壞的、帶回來好好壞壞的，都帶。

像細菌和過濾性病毒。

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自覺不自覺間。

人類（個人和集體）不能沒有一個個「殼」（個人、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人類不能不自己建造一個個「殼」，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一個個「殼」，不能不帶着自己的一個個「殼」走出自己的一個個「殼」，和其他一個個「殼」互相碰撞、破立、交流、

分合和融會。

古今中外，一個個「殼」和另外一個個「殼」不能不互相碰撞、交流、分合和融會，像海洋的波浪潮流的互相碰撞、交流、分合和融會。

這就是「文化交流」的歷史必然性。

「文化交流」的比較完整的提法，應是「文化交流、衝突和融合」。

在歷史必然的潮流中，絕多數人像一滴水，很少人像一個波浪，更少人像一個潮流。

【八】

「文化交流」是人與人、國與國、宗教與宗教、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你」和「我」的開放和交換，成功和失敗，改造和再造。

「殼」裏「殼」外，帶出去和帶回來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語言和藝術、思想感情和禮貌儀式，它們本身的好好壞壞和結果的好好壞壞，多數是以後慢慢才知的，而且由當時到日後，好壞、是非對錯幾經反覆顛倒，一次的反覆顛倒就是一次崎嶇歷程和折騰。

個人、家庭、部落、村莊市集、社會、宗教、城市、皇朝、帝國、民族、國家、地區、學校、公司企業、專業的完整性和生命，最終是在最最終極的深層如DNA的解構和重構，生生死死，血淚悲歡。